

学者钟叔河：引领一代中国人“走向世界”

在念楼上

偌大的客厅里无人走动，清凉冷寂。三面书墙上码着一套又一套恢宏的丛书，有钟叔河自己主编的《走向世界丛书》（100 种）、《周作人散文全集》（14 卷），也有他当作资料的《清实录》《四部丛刊》等等。最新的一套是 2023 年出版的十卷本《钟叔河集》，他一生绝大多数文章收录其中。

编了半辈子书，钟叔河以硬骨头著称。改革开放后，他选编出版了一部《知堂书话》，这是中国大陆 1949 年以后第一部署名周作人的新书，接着，他又着手重印《周作人自编文集》。质疑声、反对声、怒斥声纷至沓来。争议声中，他在北京的报纸上登了一条“重印周作人著作”的广告，起首一句：“人归人，文归文。”

2022 年年底，他感染新冠，进了 ICU。今年则不时发烧。岁月不善待老人，他却闯过一关又一关。“我有事没做

完。”他对女儿们说。小女儿钟先鲜觉得，编书校稿这些事，为父亲顶着一口气。

这套 20 楼的房子是 2000 年搬进来的，是湖南出版局的老干楼。廿与念同音，钟叔河给屋子起名“念楼”。离休后，他在报刊开设专栏“学其短”，选出一些百字以内的古文，附上翻译和解读，后来结集为《念楼学短》，成为他最畅销的书，“念楼”随之名声在外。

钟叔河一生所受苦难，确实多由思考带来。1979 年，钟叔河回长沙那天，他的妻子朱纯和同事朱正一起去车站接他。已经在湖南出版局工作的朱正，向出版局局长推荐钟叔河，局长犹豫了：“听说钟叔河这个人很骄傲，不好领导。”朱正正色道：“我是给你推荐一个能干的编辑，又不是推荐一个有修养的完人。”局长与钟面谈后，立刻拍板录用。

“你也只好走向世界”

书生钟叔河做过板车夫，又学会了刻油印钢板，做过木模工、电镀工、制图员等。晚上回家，依旧夜夜闭门读书。“不读书，人会窒息。”他说。

1979 年，改革开放已经起步，中国大踏步走向世界。那一年，《读书》杂志复刊，第一期发表头条文章《读书无禁区》。钟叔河迫不及待开始了自己的宏大计划，着手编辑《走向世界丛书》，内心还酝酿着周作人的那些文字。

小时候，在家里的书架上，他在父亲藏书中看过一本《西学东渐记》，那是晚清第一位中国留学生容闳睁眼看世界的自传。少年钟叔河不会想到，袒露在这本旧书中的困惑、追问、探求与所得，在未来的另一个时代，将再次在他身上萦绕不去。在漫长的阅读生涯中，他经眼过 300 多种晚清人物的海外记述，在这个小众的历史领域，他已经成为专家。

当他开始做书，第一个想法就是遴选 100 种此类著作，推出《走向世界丛书》。1980 年冬天，丛书第一本——李圭所著《环游地球新录》上市。1876 年，作为清朝工商界代表的李圭，受邀前往美国费城参加为纪念美国建国 100 年举办的世博会，继而游览了纽约、伦敦、巴黎等都市，穿越太平洋、大西洋、印度洋，完成环球航行。在他出国之前，没有几个中国人相信地球是圆的。

到 1986 年，《走向世界丛书》第一辑 35 种陆续出齐，几

年间在文化界引发了不小的反响。此时钟叔河已经调任新成立的岳麓书社总编辑。

他编书，也找答案，以做学术的劲头做起了研究。他为每一本书撰写详细的序文，短则七八千字，长则三四万字，一些篇章原文发表于顶级历史学术期刊。很多前辈鼓励他将序文单独出版，其中就有钱钟书。钱钟书看到他发表在《读书》上的一篇文章，主动请人引荐，邀请钟叔河到家里聊天。《走向世界——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》出版之时，从不给人写序的钱钟书主动作序，有感而发：“哪怕你不情不愿，两脚仿佛拖着铁镣和铁球，你也只好走向这世界。”

20 世纪 80 年代是丛书的年代，如商务印书馆的《汉译世界学术名著》、四川人民出版社的《走向未来丛书》以及各类哲学、文学译丛纷纷出炉，引入国外思想资源，一时洛阳纸贵。《走向世界丛书》走的是另外一条路。

钟叔河回忆，自己编这套书并没有什么雄心壮志，“我只是感兴趣，也有些资料。但都是我自己思考的结果，我没有重复别人，我不愿重复。”他喜欢法国诗人缪塞的一句话：“我的杯很小，但我用我的杯喝水。”

1989 年，他当了 5 年岳麓书社总编辑后卸任，《走向世界丛书》出版中断，他将剩余的资料全部运回家保存。直到 20 多年后项目重启，他再次担任主编，2016 年出版了剩余 65 种。历时 30 余年，百卷合璧。



不料一生沉浮，皆在此中

作为一名编辑，他的知名度也并未超出出版界。直到《走向世界丛书》出齐的次年，2017 年，他获得韩国坡州图书奖特别奖。自此，年近九旬的出版人名气越来越大，登门拜访、慰问、采访者络绎不绝，散文集不断重印。人们重新发现了这位老人，以及他身上所保存的老派知识分子精神。

“我读书时虽爱读文章，爱写文章，但不曾想过以文字为业，”他总结说，“不料一生沉浮，皆在此中。”

“此中”有苦难，亦有收获。读书与思考，也让他遇见了一生挚友。相比于出版，朱正真正的热情和进取心在于学术。他曾经对钟叔河写《念楼学短》颇有微词，认为他不应该写小文章，要做更重要的研究。但钟叔河觉得老友高看了自己，自己擅长的并非学术。

在这个被奶茶、夜市和娱乐节目不断强调着要活在当下的网红

城市里，这两个老编辑代表着另一种眼光：人不仅活在当下，也活在历史中。

钟叔河曾引述一段外国人评价容闳的话，来阐述做《走向世界丛书》的初衷：“一个能够产生这样的人物的国家，就能够做成伟大的事业。这个国家的前途是不会卑贱的……可以看到，中国本身拥有力量。”他也谈到过晚清人物黄遵宪的心境：“他始终在紧跟着历史的潮流，关心着天下的大事。尽管自己名列株连黑籍，却始终对未来抱有信心，相信四亿人民是一定会从二千多年的魔梦中醒来的。”

沉沦的日子里，周作人激励过他。1963 年，在街头谋生之余，他邂逅了一本署名周遐寿的旧书，被文笔感动，后来才知是周作人。他喜欢周作人的文章，认为里面有“诚实、冷静、积极”的态度。他到小店中买了几张红色横格的材料纸、一小瓶墨汁和毛笔，郑重地给周作

人写信。床头升到合适的 35 度，他半躺半坐着，左手垂在身旁，右手在床上的矮桌上写着字。下午 4 点，他从午休中醒来后继续校对书稿，每天如此，直到深夜。

钟叔河已经 93 岁，3 年前的一次中风将他击倒在病床上，能活动的仅剩右手，吞咽和表达能力也受到极大损坏。但思辨能力没受影响，这是他如今还相当得意的地方。

作为出版人的钟叔河，事业始于 1979 年，时年 48 岁。他争分夺秒，编出一套套大书。他对家人说，我耽误了太多时间，要与时间赛跑。

现在，他没法赛跑了，只能与时间顽强地拉锯。在任何一个时代，即便在他当年最低谷的日子里，他始终对中国、对未来抱有信心。

两棵树

户口这些问题也都没解决。女儿一哭，父亲也停下写作的笔，跟着流泪。

“父亲是个重感情的人，内心也是很矛盾的一个人。又有儿女情长，又非常独立独行。”钟先鲜说，“他很渴慕亲情，又不愿意介入烦琐事务中。”

钟叔河最忙的那些年，每周唯一的休息日，夫妻俩常常带着小女儿一家三口去逛公园，吃小吃。

他的妻子去世前一天，在医院里，还让女儿回家看看钟叔河吃了没有。她最后跟钟叔河说的一句话是：“你不要睡得太晚。”

朱纯走后的某天，在一个画展上，钟叔河对着一幅画静默良久。画中是两棵树，题诗写道：“也许有一天 / 一棵会死去 / 那另一棵 / 还会陪伴它的枯枝。”孤独的老人泪眼朦胧，“如果朱纯还在，恐怕我

人写信。

竟然得到了回信。周作人按照这位湖南板车夫的请求，寄来一本书，还为他抄写了英国作家蔼理斯的一段话，有这样一句：“我们手里持炬，沿着道路奔向前去，不久就要有人从后面来，追上我们。我们所有的技巧，便在怎样的将那光明固定的炬火递在他的手内，我们就自己就隐没到黑暗里去。”

这与编纂《走向世界丛书》的初衷是一以贯之的。他曾经写道：“不找出潜伏在我们大脑皮层和心肝血管里的病根，就不可能造成健康的自我和健康的后代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一切过去的文化积淀，我们都有责任加以清理……从孔夫子到胡适之都是如此，曾国藩亦不例外。”

这段话或许能作为他一生努力的总结陈词。他的一生经历和努力，或许比他所有文字都更饱含生命力。

便不会如此软弱了。”

女儿们都觉得，父亲一生最成功的事，是找到了母亲。

钟先鲜觉得母亲个性阳光豁达，而父亲则心思细腻。朱纯不像钟叔河那样爱讲道理，但大是大非上与他心有灵犀。钟叔河做了一只竹笔筒送给朱纯，刻着精致的竹叶和一句诗：“斑竹一枝千滴泪。”“那个笔筒，肯定也让母亲精神上很满足的。”钟先鲜说。半个世纪后，笔筒仍然放在客厅书架上。

他们遵从了内心，并且甘愿为之付出代价。钟先鲜说，父母这一生都坚持一点，不要随波逐流，要守住内心的“道”。

这一生传下了火炬吗？钟叔河觉得，一线微弱之光，“那当然是有的。”

（倪伟 来源：中国新闻周刊）